

## 劉紹爐 台灣水牛 勤耕舞動的田

2014-10-27 記者 黃詠芝 報導

8+1



誰也沒想到這位農村長大、生性淳樸的竹東客家小子，人如其聲含蓄溫柔，行事謙讓低調，只憑著對身體律動的執著，就這樣一股腦兒地跳了四十年的現代舞。從田埂到芭蕾扶桿，從蟬鳴鳥叫到客家山歌，他多方嘗試，從沒想過「放棄」二字。

劉紹爐，一九四九年出生於竹東鎮托盤山，在家兄弟的排行是老二，從小就喜歡在稻田裡大翻筋斗，尤其與大自然中渾然天成的山水土壤存有一種特別的連結。他曾多次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兒時在池塘邊戲水、挖泥土的情景，而每每想起小時候的回憶，他彷彿都能轉瞬回到過往時空，眼睛閃爍光芒地與人談論家鄉。

### 劉鳳學啟蒙 雲門舞集創團員

一九六〇年正值青春洋溢，在師範大學主修體操、擅長游泳的劉紹爐才二十歲，對於運動的伸展和動作「總覺得少了點什麼」，後來因緣際會修了現代舞蹈，發現自己對舞蹈有莫大的興趣，為了努力找尋舞蹈創作的機會，翌年便毅然決然到大師劉鳳學門下學習。面對著以嚴厲要求聞名的啟蒙老師，劉紹爐曾在客家電視台的訪談中回憶：「班上五個男生，跳到最後剩下我一個人。」語氣流露真誠，沒有一絲埋怨，由衷感激啟蒙老師讓自己從「遇上」到「從此愛上」現代舞這受人啟蒙的過程。

後來劉鳳學出國深造，劉紹爐才思索舞蹈生涯空白將至，不想舞蹈學習就此停止，當時還一邊專職在東吳大學任教體育，一邊加入剛從美國學成歸國的編舞家林懷民接續習舞。那時候，一群愛跳舞的人在二十五坪的公寓排練場裡頭，憑著傻勁，東撞西撞。一九七三年林懷民闖出了雲門舞集，劉紹爐自然成為了創團舞者之一，這一待就是十二年。

除了當兵短暫離開的時間，在雲門沉潛的歲月裡，劉紹爐總是那個「被罵最兇，卻也罵不跑」的拼命三郎。妻子楊宛蓉形容劉紹爐的性格：「遇到環境就學習、遇到人就學習，劉紹爐在林懷民身上看到他如何排練、演出、編舞、行政……，如何營運舞團、如何要求舞者不只要跳好一支舞，還要推廣作品，看在眼裡希望自己未來的團也做得到。」



熱愛跳舞的劉紹爐，一生都將奉獻給舞蹈。（李銘訓／攝，光環舞集／提供）

### 八〇年代 創立光環舞集

憑著熱愛跳舞表演和編舞的興趣，被人笑稱「愚公」的劉紹爐資質不比他人，但是他自詡不丟失「舞蹈家」的紀律和精神。一九八四年，劉紹爐夫妻為了一圓編舞夢，決心離開雲門，創辦「光環舞集」，實踐自己的理想。



光環汲取營養、離巢獨立的時機，剛好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台灣全島瘋大家樂、股票房價暴漲和狂跌之際，當時租金看漲、尋找排練場頻頻受阻，台灣對於專職業藝術團體的補助也沒著落，此時備受期待的劉紹爐創作產量雖大，創作內容和方式還依循雲門的現代舞、芭蕾舞與民俗舞蹈變換融合的框架裡，主題也多繞著鄉土打轉，因此在一九八二年光環舞集毅然決然暫停演出，由楊宛蓉留下帶團堅守台灣，劉紹爐則隻身前往紐約進修，充電喘息，也期望找到新的靈感。

果不其然，劉紹爐在紐約念舞蹈研究所時，發現後現代舞蹈發展中其實參酌了東方肢體的奧妙，太極、氣功、瑜珈和老莊哲學皆能在他的舞蹈中被置、內化，進而發揮，他自我研擬出一套「氣身心」的舞蹈哲學，要舞者打通全身氣脈，串聯肢體、連接心性，讓動作到心境皆回到清淨無為、本我和稚氣。談到台上舞者不分男女都光溜溜的樣子，曾經也為光環早期舞者的團長楊宛蓉會心一笑：「就像母親肚子羊水中的胎兒，那就是人類最初始的樣子，劉紹爐的理論就如同他的人一般純粹簡單。」



劉紹爐（前排右二）晚期作品回歸客家根本，致力融合山歌創作舞蹈，在二〇〇七年榮獲行政院客委會客家貢獻獎。

（光環舞集／提供）

#### 嬰兒油舞蹈 減了摩擦力

劉紹爐兩度赴美交流研究，一次練舞時滿身大汗的皮膚，在倒地旋轉時竟然毫無摩擦阻力地滑動，使他強烈感覺到摩擦力幾乎消失的恐懼和雀躍，無意中的發現和體驗給了他絕佳的創作靈感。回台之後，他為了重現當時的溼滑，反覆實驗和探索水、橄欖油、花生油等不同媒介，尋找最佳的媒材來使身體在地板上無阻力的移動。

終於，在一九九三年推出光環原創嬰兒油舞蹈《大地漫遊》，一九九四年演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《奧林匹克》，表演舞者一個一個沒有頭髮、沒有繁複衣著，在嬰兒油中摔倒就爬，會爬再學滾，學站後學舞，全身皆透著油亮的光澤。劉紹爐拋棄了過去跳舞慣有的施力平衡和劇情舞碼，歸零之後反而光芒萬丈。



沉潛多年，光環舞集於一九九四年推出嬰兒油新作《奧林匹克》，享譽國際。

（鄧玉麟／攝，光環舞集／提供）

#### 腦瘤病變 術後再站起

聲名大噪後的劉紹爐每日仍是辛勤工作，演出照常，平日早上替舞者安排基本功訓練，下午馬上銜接即興編舞，跳起舞來體力不輸給其他年輕舞者，舞集事務也一切親力親為。如此健康強壯的劉紹爐，在二〇〇九年九月中卻開始覺得手腳無力、走路容易摔跤，卻因忙碌而忽略，直到年底突然急性休克，楊宛蓉直說當時劉紹爐真的嚇到了，整個舞集也一陣錯愕，後來經長庚醫院神經外科診斷，才知道他的左腦長了一顆神經膠質瘤，由於位置敏感，術後恐怕還會喪失語言與記憶，甚至產生行動障礙等後遺症。這突如其來的噩耗只能讓編舞工作和表演全部喊卡，手術進行前，牛脾氣的劉紹爐還倔強地說醒來後要繼續跳舞，清醒後的他卻連自己幾十年的煙癮都忘了。

左腦額葉的手術和放射線治療告一段落，劉紹爐立刻進行語言與肢體的復健，所幸記憶一點一點回復，雖然現在說話速度稍慢，動作不如以往流暢，但劉紹爐的個性卻大大轉變，變得外放開朗、有話直說，在嬰兒油的保護和潤滑之下仍然可以悠游跳舞。想起當時丈夫急著想要快點痊癒、回到工作崗位繼續編舞那份積極的心，楊宛蓉好氣又好笑地說：「還好是嬰兒油，創作不影響！」

術後，劉紹爐回到竹東家鄉修養，來自山間鄉里的靈感又源源不絕地找上了他，隨著年紀增長慢慢探尋，創作嬰兒油的現代舞在近些年的取材更回到了自己的根：客家。近幾年他嘗試在舞蹈中融入客家意象，將個別元素抽離、再重現於舞台之上，探索如何將找到不同樸質簡素的器具帶入舞蹈，並將山歌化為人體五個輪麥音運用其中，即是 he 接下來編舞最重要的課題。

曾經得到國家第二屆文藝獎的肯定，楊宛蓉回憶劉紹爐常說一句：「我有多少能力，就做多少事情。有工作不見得有成績，但不工作一定沒有成績。」在人生經歷大風大浪之後，已屆花甲之年的他，如今仍然秉持著自己對舞蹈的熱愛、對推廣現代舞的堅持，努力在每一分肌肉的伸展和緊繃中找尋靈感，試著與所有人分享他生命記憶裡的感動。他總說自己就像隻台灣水牛，幾十年來不屈不撓地犁田，一輩子，就只耕耘一畝田，這畝名為「舞動的田」。

（劉紹爐老師於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病逝，先前進行採訪時劉老師仍在醫院靜養，但無法受訪。此篇報導是經由採訪其妻子楊宛蓉及參考光環舞集十五週年專輯、光環舞集二十五週年誌撰寫而成。）



現任舞集團長楊宛蓉女士，從舞者轉行政退居幕後，除了是劉老師的心靈支柱，更是光環舞集背後的重要推手。

（黃詠芝／攝）

